



彭军团长的骡子



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组织考虑到行军艰苦,特意给彭德怀配备了一匹黑骡子。这骡子又高又大,皮毛油黑发亮,模样十分讨人喜欢。彭德怀对这匹黑骡子喜爱有加。每到宿营地,他总会亲自给黑骡子刷毛、掸土,还会牵着它出去遛一遛,并且精心挑选最鲜最嫩的草喂给它吃。那黑骡子似乎也和彭德怀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彭德怀轻轻一拍它的脖子,它便会乖乖卧下,等人骑上去后再缓缓起身,仿佛能听懂彭军团长的话。

黑骡子承担着繁重的任务,一路上不是驮着粮食、器材,就是驮着伤病员。红军战士们很难见到彭德怀骑这匹骡子。大家都不清楚这匹骡子究竟驮过多少伤病员和物资,只看到它每天背上驮得高高的,像座小山似的,跟着队伍稳步向前。

老饲养员十分心疼这匹骡子,多次找彭德怀说:“这匹骡子是上级配给你的,可你怎么整天用来驮那么多东西,骡子都快累死了。”彭德怀总是笑着回应:“老同志,我不能一个人骑。我能走路,伤病员和文件都得驮。你也别太心疼骡子了,等以后打了胜仗,有的是骡子叫你喂呢。”其实,战士们心里都明白,老饲养员哪里只是心疼骡子,他更心疼的是军团长啊!彭德怀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却还要每天指挥部队行军作战。警卫员们看着首长如此辛苦,十分心疼,有时几乎是哀求着请他骑上骡子,自己背着文件、材料走。军团部的战士们也一起向他“请愿”,要求他骑上骡子,伤员由大家抬着走。然而,彭德怀从未“妥协”过。

1935年6月,翻越雪山时,山下是炎热的天气,山上却冰雪覆盖、空气稀薄。三军团部内勤警卫通信班副班长邱荣辉只觉得胸膛闷得快要炸开一样,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全

身的气力。刚走到半山腰,他眼前一黑,就倒了下去。

当他醒来时,看到彭德怀站在跟前,面色苍白,喘着大气对他说:“快,快骑上骡子走。”邱荣辉不肯。彭德怀蹲下来,大声说:“走!快骑上骡子。”邱荣辉见他再三要求,猛地站起来说:“不!我能走。”可是,没走出几步,又摔倒了。战友们把他扶起来,彭德怀叫饲养员把骡子牵到他跟前。邱荣辉一看,骡子已经驮着一大堆文件和一个伤员了。他心想,军团长上不接下气都没骑,自己更不能骑,就算死在这里也不骑。彭德怀急了,严肃地对他说:“你抓住骡子的尾巴!”邱荣辉无可奈何,只好抓住骡子的尾巴。就这样,这匹大黑骡子把邱荣辉拽过了雪山,而彭德怀却是一步一步一步地爬过了雪山。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进入松潘草地,艰难地跋涉在草地上。整个部队早就断粮了,每天还要经受风雨、冰雹的袭击。前边的队伍还能靠野菜充饥,后边的部队连野菜也吃不上,树皮和腰带都被煮着吃了。许多同志由于饥饿,倒下再去再也没有起来。粮食就是生命,决定着大家能否走出草地。

这天傍晚,部队刚宿营,彭德怀就在藏民族遗弃的荆条编的简易房中喊道:“邱荣辉!”邱荣辉一听有任务,立刻答道:“到!”然后跑到军团长跟前。

彭德怀说:“把饲养员叫来。”邱荣辉急忙把饲养员找来。彭德怀问老饲养员:“总共还有几头牲口?”老饲养员不解地回答:“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彭德怀果断地命令道:“好!全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了?”老饲养员一听就急了。邱荣辉和几个警卫员也都围了上去。“军团长,骡子不能杀!不能杀呀!”邱荣辉一听说要杀牲口,就想起了大黑骡子。“军团长,大黑骡子不能杀呀!”警卫

员小郭也急得大声说道。

彭德怀扫了大家一眼,平静地说:“部队现在连野菜都吃不上,只有杀了牲口,解决了吃的,大家才能出草地。”

“可是现在你怎么走出草地?别的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说着,老饲养员掉下了眼泪。

“你们能走我就能走。雪山不是走过来了吗?草地又算得了什么!邱荣辉!传我的命令,杀!”彭德怀一挥手下下了命令。邱荣辉只好去找方副官长,传达彭军团长的命令。方副官长正在远处一棵树下生气,原来他刚才看到几头牦牛,高兴极了,就开枪打死了两头,准备分给大家充饥,后来才发现是藏民族的牛。彭德怀知道这事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让他去送还人家,还要道歉,赔偿损失。

邱荣辉跑过去对他说:“副官长,军团长命令把牲口全部杀掉。”

“什么?”副官长瞪圆了眼睛。“把6匹牲口集中起来杀掉!”邱荣辉又重复了一遍。他很生气:“胡说!杀掉牲口怎么出草地?”邱荣辉嘟囔道:“杀掉吃肉。彭军团长的命令。”他听清了是军团长的命令,愣了一下。军团长的脾气他是知道的。稍停了会儿,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执行命令!”

邱荣辉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6匹牲口集中到一块了,可是谁也不肯开枪射击。谁能忍心打死为自己出过力的乘骑?谁又能忍心看着彭德怀用两条腿走出草地?10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动手。老饲养员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像在小声说着什么……

2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开枪!”彭德怀站在简易荆条小屋外,又着腰对方副官长命令道。

“是!”方副官长的回答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方副官长抓过一挺机枪,对准6匹牲口,一闭眼就是一阵扫射,5匹倒下去了。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唯有那匹大黑骡子还在那里安详地站着。它已经听惯了枪声,毫不慌张,还抬起头望着大家,好像是在等待执行任务。

“把大黑骡子给军团长留下!”老饲养员叫喊着就要扑过去。

“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又是彭德怀的命令。可以听得出他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砰砰砰”又是一阵点射,大黑骡子慢慢地倒下去了。老饲养员猛地挣脱拉着他的人,拼命地扑上去,抱住大黑骡子的脖子,失声痛哭起来……

骡子杀掉了。军团部只留下了一些骡肉杂碎,肉都留给了后面的部队,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战士。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

语言长河的精神坐标——读阿登的诗

且看《蓉城“三花”》一组,诗人写了三种花,分别是虞美人、牡丹、芙蓉花,尤其是《芙蓉花》一诗,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行,却把成都的人文底色、城市风情、意境营造巧妙地融入了诗歌之中:“秦砖汉瓦,缝中生/醉扶春景秋光,小院深处/锦官客,人面遗余香”,清幽、空灵,自得、闲适,芙蓉花算是成都市花了,芙蓉花一开,锦官城飘香。节奏的跳跃,带动语言的轻灵,诗人的情思叠加意境的生成。

《鼓之威仪》一组,诗人写了苗族的木鼓、维吾尔族的达卜手鼓、蒙古族的达斡尔鼓、壮族的铜鼓、羌族的羊皮鼓、彝族的大偏鼓、朝鲜族的长鼓、藏族的热巴鼓,写的是鼓,展示的却是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借“鼓”喻山河壮美,人文荟萃,诗人抓住一个诗眼,让灵感推动语言和诗句的生成,比如写壮族的铜鼓:“一面镜子,金光灿灿/掀起珠江两岸波浪/壮乡儿女,节日心中有底”,把节日的热闹气氛写意出来,让人感受到喜庆和美感;写羌族的羊皮鼓:“铜铃纵然领路/禹步舞,从外到内/波涛包围了座座山庄”,鼓声如波涛,在大禹精神的引领下,让羌族儿女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写彝族的大偏鼓:“腰身浑圆,羊皮皆上下/一身正气,似火为魂/战,丛林伏兵百万”,萧飒、肃穆,把原始的苍劲,用诗笔呈现出来,尤其是尾句,鼓声中的战斗,描绘了战场的壮阔。

《再话西游》一组,诗人用一种精读的方式阐释西游人物的经历、感怀,结合自己的人生境遇,然后让情感相碰撞,短短三行,就是要用留白的情韵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体会,诗歌带来的无穷美感。写作者,要站在一个写作的高度,升华自己所提炼的写作意象。

而《动物部落》一组,看似写动物,实则是暗喻人间的镜像,像《熊猫》一诗:“一朵两朵黑与白/双眼闭,嚼青竹,舔秋画/腹中尽是,人间色”,寥寥数语,把熊猫的习性和画面感素描出来;写《兔》:“听风、奔逃/也啄窝边草,饮山中泉/两脚立地,欲登月”,这首诗有节奏上的指摘,同时,带有神话传说的意境提炼;写《蛇》就有禅意之味:“草丛间,柔练瑜伽/身冷如寒针,长信似锐目/蜿蜒前行,寂无痕”,颇有俳句的意蕴,亦有小令的禅心。

三行诗强调调“结构紧凑与意象集中,通过精炼语言与巧妙断行构建诗意,兼具节奏美与建筑美”。也就是说,一首优秀的三行诗,它应该建立在语言凝练、诗韵丰富,同时节奏明快,看上去有十足的美感。无

疑,阿登的三行诗正朝这个方向行进。尤其是《与世象无关》一组,写感冒、贫血、中风、输液等与身体病理相关,这种与身体发生关联的情感系列,带有更多的自我情绪调节。把日常写好是不容易的,把那些难以入诗的元素入诗,然后写出自己的个人感受,且诗意充沛,读后让人感怀,则更不容易。文一刀评论阿登的三行诗,曰:“诗人巧妙运用留白艺术,有限字数制造了广阔想象空间。他恪守三行诗精炼特质,更成功地将民族记忆、地域文化与现代经验熔铸为新的诗歌范式。”韩坤在序言里说:“阿登先生,以藏家血性,并汉风加持,隐影入尘埃,游龙于都市。”一个从文体之上点评,一个从诗人风骨上立意,我读之,甚为叹服。与阿登相识以来,更觉这些评论文字,入心、入骨。

阿登不仅写三行诗,还写短诗、长诗。认识他之前,我尚未见过对诗如此痴情之人。他时常半夜会用微信发来近作,求诗友点评,他会细心聆听,仔细揣摩,虚心交流,绝非虚情假意之辈,更非表里不一之徒。阿登写诗,着墨于高原,着墨于西藏地区的山水,着墨于他的文化之根,乡愁之基,他用讴歌的形式,歌咏的深度,去抵达,去书写。尽管他本人现在长时间生活在成都,但是,对于记忆深处的诗意元素,以及能够震撼人心的高原风情,他会有意无意的进行打捞、书写,读其诗,能够感受到一个高原赤子,对高原的反哺之情。他的诗是唯美而空灵的,雄浑而苍劲的,很难把他的诗歌归入西部诗之中,因为他的诗歌中包藏着超越地域的一种情怀和境界。在诗歌之中,阿登注入了爱、坚忍、智慧、深情,他总是会把自己的诗情反复升华,不受地域限制,而是在个人情感的内心寻找突破口,直至让诗歌形成自己血脉性的回音。从这个角度讲,阿登的诗歌独属于诗人的个性化气质,独属于阿登的语言系统,也独属于诗人自我参悟的悲感情感认知。

阿登借助诗歌重塑自己的精神谱系。在其诗歌中,我能读到他不断突破内心边界的努力,在诗歌的精神内驱力上不断深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诗歌中苍劲的部分过于明显,仿佛举起一道寒光,随时要切割那些有棱角的部分。如何让诗意的柔软减缓节奏,让语言在反复打磨中沉淀,且不减弱诗歌的冲击力,是高原意象诗歌需要保持的力量感。同时,若能进一步丰富粗犷度与苍凉感的呈现姿态,其诗歌的意境将会更具灵动性与精神探求的深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卢尘忆

“五一”档期新片花团锦簇,在众多热火烹油的情节中,《给阿嬷的情书》不靠哭哭啼啼刻意煽情,只借助四首潮语歌谣,将潮汕侨乡人大半辈子的牵挂与等候娓娓道来。

影片以潮汕人“过番”的故事展开,靠“侨批”串连起来。侨批,又称银信、番批,其核心在于“银信合体”,既为跨越山海的“跨国情书”,也是维系家庭生计的“经济生命线”。

电影一开始就抛出一个悬念。阿嬷叶淑柔的孙子晓伟欠了一屁股债还不起,偷了阿嬷藏了很多年的侨批,跑到泰国去找那个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郑木生。

导演蓝鸿春故意卖关子,没有马上揭晓谜底。一条线讲晓伟在泰国找阿公,另一条线讲六十年前阿公下南洋。等谜底揭开,观众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阿公没变心,早就死在异国他乡了。那些年寄回来的家书和银圆,全是另一个女人谢南枝帮着寄的。导演不搞狗血,先让你认错,再把真相端出来,比那种哭天抹泪的招数扎心多了。

先听主题歌《月下煮茶》。它实为时光沉淀的温柔馈赠,亦为两位阿嬷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月圆夜,孤影起炉火,日子悄悄又添岁。”潮汕人爱喝茶,茶是日常。可在此歌中,一壶茶,熬出的却是一辈子的等待。

陈佳唱得悠悠的,一把吉他、一架钢琴轻轻陪着,听着就像潮汕老人坐在屋檐下乘凉,安静又淡然。歌词没有大悲大喜,就静静写一个女人深夜点灯、煮茶闲坐的日常。日子一天一天往前过,茶壶水漫出来了,也没人去管。

就这样默默坐着,静静等着,反倒最揪人心。电影演到阿嬷叶淑柔独自煮茶那一段,不用刻意渲染悲伤,就安安静静坐在那儿,任由歌声慢慢飘远,把牵挂藏进日子里。

导演蓝鸿春说这不只是一首潮语歌,更是一曲写尽人生百态的生命诗篇。诚然,我们不妨再仔细聆听,是不是仿佛觉得歌声里有青春逝去的哀愁,亦有过尽千帆后的淡然呢?

接着是插曲《来去打工》:辛酸亦向阳。王以诺唱得轻快热闹,可细听歌词,热闹背后全是藏不住的苦。“无钱我个早餐得撒风”,一句话道尽穷到连早饭都吃不上的窘迫。前奏刚响起,影院里不少年轻人都在笑,可笑着笑着,心里就慢慢沉了下去。

“我心有大志”,正是一代代出海人的真实模样。早年潮汕人远赴南洋,扛米袋、下矿井、割橡胶,再苦再累的活都肯干。背压弯了,手磨烂了,依旧咬牙硬撑。寄回家的侨批,翻来覆去就一句:平安。

影片里的谢南枝,特别重情重义。感念木生的情分,她瞒着木生离世的消息,默默替他给老家寄侨批、捐家书。一封家信、一笔汇款,一头牵着南洋漂泊的游子,一头连着故土牵挂的亲人,就这么一个人,撑着自己和阿嬷的大半辈子。

个人觉得,这首歌并未卖惨,日子再穷,过得再难,潮汕人也照样踏实过日子,不抱怨、不矫情。

还有一首插曲《歪家之歌》。此歌极易被观众忽略,却是整部电影走心的一笔。曲调舒缓,伴着阵阵海浪声,道尽歪家人一辈子水上漂泊的生活。歪家人生于水上,住在船上,一叶小船、一张渔网,就是全部身家。

歌谣没有讲述具体的细节,但它铺垫出“下南洋”的时代背景,无数人便是从这里出发,辞别故土,远赴海外,开启颠沛流离的人生。潮汕人敢于闯荡、四海漂泊的性格,在歪家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世代代在水上讨生活,早已融入骨髓里。

片尾曲《一封侨批》,也是整部电影情感的收口。歌采用南澳方言演唱,没有华丽编曲,乡音浓厚而简洁。我第一次听闻,屏息,竖耳。灵感此歌将“江海岸岸,团圆可盼”的执念推向顶点,化为全片最戳心的情感落点。《一封侨批》与电影及其贯穿始终的线索“侨批”高度契合,是故事灵魂的延伸,亦是所有情绪的最终归宿。“批肉浸透亲情,批壳沾满血泪”“平安当大赚”这些词写尽了过番游子的苦楚,道出了他们最朴素的愿望,唱出了潮汕人最纯粹的家国执念。半个世纪的离别,都装在这首歌里了。

去南洋的人寄回家的信只说好,不说苦,在外受多大的委屈都只告诉家里生计无虞、身体健康,并非存心隐瞒,实为不想让家人跟着担忧。电影里发黄的老侨批字迹歪歪扭扭,全是常年过日子、经风雨磨出来的。

四首歌曲,四种味道。有茶的温润,有打工的辛酸,有海风的辽阔,有侨批的厚重。跟着这些旋律,你就离潮汕更近了一步,同时听懂了那些等着你和念着你的人。

当下很多亲情片、乡土剧将背景音乐铺满,台词故意戳人泪点,总想让观众掉眼泪。窃以为,《给阿嬷的情书》不走寻常路。电影用乡音致敬乡愁,以音乐守护记忆,让侨批文化、潮汕情怀,在音符里代代相传。我戴上耳机聆听这四首歌曲,在歌声与光影里,瞬间感觉听懂、看明白了那些藏了半生的牵挂与温柔。阿嬷煮茶是过日子,异乡人打工也是讨生活。几十年光阴,日子从没变过。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剧情已经淡去,心里只剩下一个疑惑:歌起曲落,茶温犹存,阿嬷苦守半生,要等的人,最终回来了吗?

四首歌曲,一个『等』字
——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歌曲里的半生守望

阅读感悟



图片来源于网络

■周维强

诗人阿登赠我一册《阿登三行诗选》,54页薄薄的册子中,收录了诗人所写的11组三行诗。三行诗体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首创三行连锁押韵法。和十四行诗并列,三行诗在微诗体写作中属于传播较为广泛的文体。阿登的三行诗,有其自己的写作风格:首先,意象贴近心灵,思考较为集中,能够深度展示诗人的所思所想;其次,阿登的三行诗注重节奏的把控,韵律的调控,对语言的精炼性有着独特的理解,读阿登的三行诗,每一首都读到不一样的情韵,鲜有自我重复之感;再有,他独创了“思—情—理”的写法,让思考融入诗中,随着情感的推动进入诗歌的细部,然后让读者在诗歌中获得启示,体会情韵,感悟哲理,这是我在别的三行诗里所没有过的阅读体验。